

卷十

書名 皇龍堂第一奇書十六卷 東京愛田書室石印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0
 編號 D86449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龍堂第一奇書十六卷 東京愛田書室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嗟而作檄言以泄其憤也雖然上既不能問諸天下亦不能告諸人雖作檄言以醜其璽而吾所謂悲憤嗚嗟者未嘗便歎然于心解颐而自快也夫終不能一暢吾志寔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斯謂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王樓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既不能以泄吾憤而終于含酸抱阮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曰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無言而親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欲無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如以處之且也為仇于吾天下萬世也吾又何如以公論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隱又不能下告士師以求其平且不急切應手之荆棘以濟乃事則吾將止於無可如何而已哉止於無可如何而已亦大傷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轉急切應手之荆棘以濟乃事則吾將止於無可如何而已哉止於無可如何而已亦大傷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孝哥結也此一回皆黎民遭意啾啾之聲刺人心骨此其所以為孝子也至其以十弟兄對峙一親哥嫂末復以二搘鬼為援急相需之甚矣故狗記無此親切也聞嘗論之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然而倫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婦可合而成若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蔓不无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輩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將富貴而假者一貧賤而真者亦假富貴熟也熟則無不真貧賤冷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熱亦無定矣冷而明日熱則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熱而明日冷則今日之真者恐為明日之假者矣惟夫本以嗜慾故色因財色故遂成冷熱因冷熱故遂亂真假因彼之假者故肆其趣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余毒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

吾之親子滿前不第之假者亦冷熱中事乎假子之子于假父也以熱故也假弟假女假友皆以熱故也彼熱者蓋亦不知浮雲之被知山穠矣未幾而闇閭朽矣當世醯己之假以殘人之真者不瞬息而已之真者亦飄泊無依所為假者安在



K-2950(8)

金瓶十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說
50(8)

改過勸善新書卷十

第五十七回 開緣簿子金喜捨

詩 野寺根石壁 諸龕遍崔嵬

曰 足令信者哀 公為領兵徒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開山是那萬回老祖怎麼叫做叫萬回老祖因老祖做孩子的時節纔七八歲有個哥兒從軍邊工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老娘思慕大的極矣時常在家啼哭忽一日孩子問母娘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儘挨得過爲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的老娘就說小孩子你那裡知道自從你老頭爹去世你大哥見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信兒也沒一個不知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着又哭起來那孩子說若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在那裡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去找尋哥兒討個信來回復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你哥若是真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真在那邊東地面去此一萬餘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月纔到哩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喎若是果在邊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靴鞋都整好了把直裰整整一整望著婆婆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鄰舍街坊婆媳婦女前來解勸說道孩兒小怎去的邊早晚間自同也因此婆婆收着兩眶眼淚悶悶坐的看看紅日西沈那婆婆探頭探腦向外張望只見遠遠黑魑魅影兒裡有一個小的跑來也那婆婆就認作天葬地葬日月三光若的俊小的兒子來了也不枉了俺修齋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回老祖忽地跪倒跟前說娘你還未睡哩咱口到邊東找尋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要婆媳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弟教我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吊慌嚇着老娘那有一萬餘里路程朝往暮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一直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也是要婆媳手縫的毫釐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銕針又在梁武皇帝殿上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敕建永福禪寺特為永福寺一做萬回老祖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王尊隆聖澤深

不想歲月如梭時宜事改那萬回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個多化去了只有幾人備賴和尚養老婆吃燒酒其事兒不表出來不消幾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鍾頭磬也當了殿上椽兒磚兒瓦換酒吃了美的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的恭恭敬涼將一片鐘頭磬作荒烟衰草三十四年那一个肯扶喪起廢段美涼不想有个道長老尼是西印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中華區處連連到山東就草錫在這個破寺裡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個是

原無文字障

丈夫好向靜中尋

忽一日發人念頭。說道呀只寺院坍塌的不成模樣了。這裏金狗才勝的秀駢。上會吃酒吃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亦白白地。豈不可惜。到今日咱不做王。那個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山東有個西門太官。人居錦衣之藏。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錢送蔡御史。曾在咱這裡擺設酒席。貨寺宇傾圮。就有個鼎建重新的意思。若得他為王作倡。管情早晚間。犯只好事成就也。咱須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鑼鼓。舉集大眾上堂。宣揚此旨。那長老怎生打扮。但見

身土禪衣猩紅染

雙環桂冠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明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龜

提起凡夫夢亦醒

龍眉紅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長老宣揚已畢。就叫行者。每遇丈房四寶。寫了一篇疏文。好長老真个是古佛菩薩。現身。平是醉了。大眾著上禪鞋。戴个斗笠。一壁扇。真奔到西門慶家裡來。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走到吳月娘房內。把應伯爵存水秀才的書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多得眾親朋與咱把盞。如今少不得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閒。就把這事兒完了罷。當下就叫了玳安。分付買辦。喫飯之類。又吩咐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他娘。走到李瓶兒房裡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就叫你子抱出官哥來。只見眉目稀疏。就如粉腮粧成。笑欣欣。直撞到月娘懷裡來。月娘把平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的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那孩子說。見長大起來。恁他奉養老娘哩。李瓶兒就說。娘說那裡話。假饒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那鳳冠霞帔。還穩。先到娘哩。西門慶接口便說。把你長大米。還擇个文官。不要學你家老子。做個西班牙出身。雖有興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潘金蓮在外邊聽見。不覺怒從心上起。就罵道。這廉恥。丟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也不曾經遇三個黃梅。四个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學堂讀書。還是個水泡。與閻羅王合養在只裡的。瓶兒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月娘怪賊。因根子沒廉的貨。怎麼就做官。還要文官。不要像你。一罵西門始愈。正在旁旁叨叨。喃喃呐。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玳安走將進來。叫聲五娘。說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裡。怎的到我只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詰。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養他的在那裡。那里問着我討。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望六娘房裡就走。走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爹才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撇了月娘。李瓶兒。走到外邊見伯爵。要問話。只見那暮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了。高聲叫。阿彌陀佛。只是西門老爹門首麼。那個掌事的管家。與吾傳報一聲。說道。扶桂子。保開保永福。有福永壽。有壽。東京慕緣的長老。求見。原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慢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懽喜。也要幹些好事。保小孩兒。小廝們卻曉得。並不作難。一壁用進報。西門慶。西門慶就說。且叫他進來。看。不一時。請那長老進到花廳。

裡面打了個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脚到東京。巧遇。皇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頤傳心印。止為那殿宇傾頽。珠宮倒塌。貧僧想起來。為佛弟子。自應為佛出力。因此貧僧發了只人念頭。前日老檀越。錢行。各位老爹。時。悲憐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盟。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看得桂子蘭襟。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一語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越。那聞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竟打動了。不覺的懽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答。揭開疏簿。只見寫道。

伏以白日脫經。開家教。空臘行法。啟天門。大地衆僧。無不皈依佛祖。三千世界。盡歸蘭若精嚴。看此瓦礫傾頽。感其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改建白堦。武皇帝。開山是萬回祖師。規制恢宏。行佛那給孤門。黃金鋪地。雕鏤精緻。依稀似紙洹舍。白玉為階。高閣摩空。冉禮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宣泄大雄殿。可容千眾禪僧。兩翼旁。蓋是琳宮紺宇。惟願一而二。二而三。支撑摩訶。牆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午夜朱紅櫬。拾來煨酒煨茶。令抱棟梁。每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鎖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乎。金碧焜煌。一旦為灌莽荆榛。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王宮之費盡。發大弘愿。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刪憊。憑枉椽檻。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宣諭豐贏。投櫃入疏簿。標名仰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厚祿高官。爪底縣縣。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輝煌。金章錢山。凡所營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悽心謹疏。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案兒上面。對長老說。寔不相瞞。在下雖不成个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奉居武職。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有意做此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咱萬事已足足了。偶因餓達俺友。得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頽。寔有個捨財助建的念头。蒙老師下顧。那敢推辭。趁着毫毫妙筆。止在躊躇之際。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只片心。好為姪女發願。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情。西門慶笑着。笑道。力薄力薄。伯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家的徑行。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難。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說道。還是老師體量。少也不成就寫五百兩。楊家物。于花家物。問了毫毫筆。那長老。打个問訊。謝了那西門慶。又說我只裡。內宮太監府縣倉巡。一個個。都與我相好的。我明日就舒疏薄。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與老師成就。只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

相送出門

永福寺修理停當單等金簿矣

慈悲作喜憂家事

保福修父母心

西門慶送了

老。轉到聽上。與。

白蜀王地道說正要義

請你。你來的正好。

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正好。我前日往東京。多謝眾親友們與咱相送。今日安排小酒。與衆人回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只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一團恭敬忽換二字五百兩水消矣。伯爵便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

他說話中間連咗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你又幾時做施主來？」疏薄又是幾時？應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魔，第二法施，第三纔是財施。」大掃西門慶難道我從旁攔攏的，不當个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捧兩

人打手。李瓶兒說：「誰就說小來在些？」待客來，裏有正事，有娘子商議去。只見西門慶別了他，到內院裡頭，只見那潘金蓮、勞叨叨、沒趣沒採、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涕，走到房中，倒在象牙牀上睡去。李瓶兒又為孩子啼哭，自與好了環，在房中坐地看。西門慶走到面前，坐到她巴長老裏，說道：「用不着當面說了。」

把應伯爵。要笑打趣的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大家嘻笑了一會。那吳月娘。必審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怕。說下幾句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斜正是。妻賢每王羅鳴警。歎語常聞鑾石言。

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娘，沒搭救，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却不償他些陰功？」那小孩子也奸，西門慶笑道：「你

的醋話兒。又來了，卻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薄。上註名。今生了還難是。生刺刺胡搊亂。扯歪廝裡做的。此意誤盡青赤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扯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此楮錄營求。咱只消儘只家私。廣為善事。就

使強姦了姪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的量貪。元月娘笑說道狗吃熟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吊在牙兜內怎生改得。正在笑間只見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了一個盆兒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

你留在家裡。娘一面讓坐着，官爺說原來只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薛嫁丈夫在廣成守前賣茶餅麵生理，這事是全不料連舊稿，這事是全不料

那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聞得西門慶家裡豪富。博妄多金。思想拐些用處。因此瀕頻往來。有一隻歌兒。道得好。

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子揭開。說道：咱每沒有甚麼孝順。只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果子兒。權當獻餅。月娘道：要來。咱自來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潘金蓮睡覺。聽得外面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那豪傑。便走向前來聽着。李瓶兒在房中。丟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

卷之三

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因酒足飯飽到月娘房中，大家道个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暴錄與自家開疏，說了這事。李瓶兒聽了，心下大驚，萬萬不曾想了一番，倒說了這話。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喝令左右推出去。那許姑子聽了，就站將起來，拿掌呼聲念佛。西門慶喝道：「休要胡鬧！」

你只等好作福。怕不的壽年十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只個因果費不甚多。重有獲福報。量喫。各。你只等好作福。怕不的壽年十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只個因果費不甚多。重有獲福報。量喫。

門慶笑道姑姑且坐下細說其麼功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陀羅尼經專一勸人生西方淨土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你專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墮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誦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

一心至千萬人持誦護福無量。況且此經裡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如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易安。易教。今只付總板。現在只沒人印个。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訂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大是的。西門慶道。只也不

難。只不知只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訂，多少印刷，有个細數。不好重作。說了，又道：「多作那！」去紙鋪裏，把上好的紙，取了一疋，交與他。他道：「這紙太厚，印出來，字太小，讀不見。」陳敬濟道：「這紙太薄，印出來，字太粗，讀不見。」他道：「這紙太薄，印出來，字太粗，讀不見。」

劉利嘴巧，憑着潘金蓮憑欄，強惱猛抬頭，見了武大，就是貓兒見了魚，飯一粒不臺的。武大也見了他，心下想道：「這畜生，又來算計我了！」急急走進來，喝道：「你這畜生，敢在門口撒尿！我把你怎樣？」劉利説道：「武大，我說句實話，你莫要打我。」武大喝道：「好！我打你！」劉利道：「武大，我有個親事，求你一件事。」武大喝道：「我不管你那事，快走！」劉利道：「武大，我有個親事，求你一件事。」武大喝道：「我不管你那事，快走！」

顧右聯要做事，又少不得只有小廝擺。此舉一出，一時半刻，便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使同去經房裡，與我印下五千卷經，付元了。我就算帳找他，正話閒，只見書童，忙出來報道：「請的各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太舅、花太舅、謝希大、常峙節，只一班西門慶，整衣出外迎接佛堂。」就叫小廝擺

下桌。請衆人一行。免分班。列次各序。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菜品。一齊兒擡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兩謊的。歌的。歌唱的。唱頑的。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裡日月。正是秋月春花隨處有。賞心樂意此時同。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詞愁病釋還似纏綿暗拭又偷滴嗔怒着丫頭強開懷也只是恨懷子晉併而今已拚了怎生便忘得又還倚欄杆試童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友飲酒吃的酩酊大醉走入後邊綠雪姬房裡。綠雪姬上牕帳一翻身，到牕前來。西門慶一把摟住她，說道：「我今日和你睡一晚，明日再和玉簫睡。」綠雪姬道：「我這裏沒有第二個人，你只管睡罷。」西門慶道：「我睡了，你睡不睡？」綠雪姬道：「我睡了。」西門慶道：「我睡了。」

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住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搭在涼席。收拾床鋪。薰香灑水。走來遞茶。與西門慶吃了。攏扶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劉曉舉紙。只見韓道國處。差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候。貨船在那里。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綵繡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不能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內大喜。分付棋童。看酒飯。胡秀吃了。叫他在喬親家多那里。見身去就進來。對吳月娘道。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的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開了發賣。月娘聽了話。就說你上處尋着也不早了。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在廳上坐。就叫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一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處。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打點我有一相識。卻是父老子孫的朋友。原是段子右。賣手。連年運扯。開在家。今年才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性甘。名潤宇。出身見在石橋巷住。倒是自己房東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惠鄭奉。三人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廊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節級。舒票來。面說記的。叫唱的。止有鄭夢月兒不到。他家鴉子說。收拾了才待來。被那王皇親家人攔住。裡唱去了。先作一身分。却是出林太太。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鄭奉。問怎的。你妹子。我只裡叫他不來。果然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情我舒不得來。便叫玳安。近前。分付你多找兩個排軍。就叫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只裡請幾位客吃酒。鄭奉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歹教了他來。倘若推辭。連那鴉子都與我鎖了。放在內房兒裡。只等可惡一面。可鄭奉也跑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至。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面等着。龍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裡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着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龍。玳安道。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叫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母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裡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只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也隨後走來。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只个小滿婦兒。只等可惡。一面。可鄭奉。在那邊還有一席。使丫鬟來。說休要等他。只怕來遲。薛內相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事。倒只等可惡。伯爵道。今日棟只四个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李銘。只小粉頭子。雖然好个身段兒。是一味。綢飾伏後。唱曲也會。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叫老爹只裡先坐。不須等他。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要笑的。應先生。相應伯爵起身道。老公還怎的。就是在下。須臾。薛奉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李銘。帖子進來。兩個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个是倪鵬。一个是溫必古。就知倪鵬。舉荐了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祫巾進來。且不看倪鵬才。只見那溫必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正質樸。落腮鬍。儀容謙和。舉止溫恭。未知行藏如何。先觀動靜。若是有幾句單道他好。

西門慶便向鄭夢月道：「真我叫你如何不來？只等可惡，敢量我，休不得你來。那鄭夢月把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眾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遇月娘衆人都磕了頭。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每兩日沒家去，因說你四個怎的，只咱才來。』董嬌道：『都是月娘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夢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只位大姐是誰家的？』董嬌道：『娘不知道，他是鄭夢月兒的妹子。鄭夢月兒才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倒好个身段！說畢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切擺，衆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裙子，撮弄他的腳。看說道：『你每只裡邊的取下他頭上金魚撒杖兒來。誰因問：『你只樣兒？』是那裡打的？』鄭夢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月娘便叫桂姐、銀兒：『你陪他四个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道：『你裡邊的後眼子。』月娘向大妗子道：『偏她怎好勝？問他官的一回，又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進玉樓，出儀門，住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廳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四花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只一日，才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請劉婆子來看他，怎的不使小廝請？』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个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只裡，却叫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舅：『誰對你說在後邊做甚麼？』只半日才來。洪四舅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潘金蓮禮了。』接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舅：『誰對你說四娘來了？』董嬌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他每問來，還不會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四娘哩。』潘金蓮道：『沒廉恥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若不是大娘房裡有他大妗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姐，在只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娘兒，且輪不到往那屋裡去哩。』玉樓道：『你還沒見哩。今日早晨起來，打發他拿在前邊去了。在院子裡睡了一夜，見得了此顏色，就開起床坊來了。』奴才不可逞。小核兒不宜咹。又問小姪：『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他尋了頭。說你爹昨日在那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問道：『那小淫婦，就趁勢兒對你爹說：『我終日不得個閒，收拾屋裡只好晚來。只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个了頭。』真你便便！真不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王肅聽來。』潘金蓮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惜傷犯人。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打茶上來。吃間，忽聽前邊鼓樂响了，到都監，衆人都到齊了。遞酒上坐。玳安過來，叫四个唱的就在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家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才兒，又一个

笑樂院本割切上來。戲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進來。西門慶迎接着，上廳上敘禮。任醫官吃了左右，起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才知老先生華誕，如學生來，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祀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脫了大衣，與衆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太舅相近而坐，就獻上湯飯，并手上積盒。任醫官謝了。病也今僕從領下去。四個唱道：『彈看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遞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內相，揀了韓湘子度陳平街陞仙會劇雜才唱得一場。只見唱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道：『周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慄慄迎接。未曾在相見，就先請賓客服。周守備道：『來要與四泉把一盞。』薛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物罷。是三人父拜畢，才與衆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肋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又為春梅地步呼喝消息，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燭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

歌罷柳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才是任醫官，偶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算好了。西門慶道：『他室服了良藥，已覺好些。兩日不知怎的，又有此不自在。明日還請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後後，又是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挽留，不方散。四个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衆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太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衆人都收了。又分付從新後邊，每碟兒上來。叫李銘、董、鄭奉上來，彈唱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席列伍都是喜慶。李銘道：『百。』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座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福些。不一時，畫竟兒上來，捧上果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蠅蠅，就先揀了一个放在口內。如甘露酒心入口而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倒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是我女兒孝順之心。』只為看戲說道，孝順你也請个兒。』於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太舅口內。又叫李銘、董、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个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日連濃酒。他只喝了兩盞，休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們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也。』伯爵道：『賤小油嘴。你幾時去來？還咹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便着你。每都不去。等你自去罷。』正說着，只聞一陣香風，遇着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兜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怎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个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棗來，賣一石七八斗，你家鴉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个月，董嬌知道，哥兒恁便益，衆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決四兄弟，咱晚七八有二更，放了俺

每去罷了。齊香見道：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見道是房檐底下。開門的那家和伯爵道莫不又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他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哩人情。替李桂姐說，連你也饒了。只一遭，進來不在那裏罷了。說齊香也罵道：老頭嘴！你怎胡說？伯爵道：我那兒到跟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吃了糖。五老等子兒白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挂着那孤老兒，在家裡點明月董嬌兒道：他剛才聽見你說在口裡，有個小淫婦，還不勾搭布哩。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撒。伯爵道：我那兒到跟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吃了糖。五老等子兒白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

道：老頭嘴！你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罷。你們兩個過酒。兩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見道：等我和月娘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彈箏。坐在交椅上，歌美韻，投嬌聲，唱了一套《減字調閑鶴羽》。夜至明來。為訪月兒董嬌兒送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

歌遏行雲迷翠館

留下酒盞，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个唱的去了。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又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才分付棋童借馬鋒燈，送大舅。大舅道：姐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到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好歹心上約會了那甘夥計。大舅道：幾時開張，咱母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衙門口上。吳大舅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細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燈籠等，唱錢去了。回後邊月娘房中，歌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甘夥計，穿青不穿來拜見。講說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那邊收拾房子，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來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家參同過，只顧處不消多轍。當下就和甘夥計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得利十分為率。西門慶三分，喬大戶三分，其餘歸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分均分。一面修蓋上廬，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面又獨自收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院，回答來士夫。每月三兩束脩，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書童，小廝伏侍他。西門慶家中宴客，常請過來陪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請了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兒沒家，賣月娘買了三錢銀子，歸蟹，千間煮，請大妗子李桂姐、吳銀兒娘人，圓着吃了。四口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管哥兒吃了茶，李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你，又留下幾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李桂姐、吳銀兒、大娘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鋪毡條，同抹骨牌，賭酒禱。孫雪娥吃眾人贏了六七鍾酒，不敢久坐，就去了。說點衆人就舒李瓶兒頂缺。潘金蓮又叫吳銀兒桂姐。

齊香說出瓶兒高，
衆人可欺

之人下底
于人金蓮
不費力也
不記密約
時打狗闖
門此時之
打狗因知
報應一絲
不爽然則
合後文猶
見與牆頭
喫官哥又
喫對服

唱了一套《當日眾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吳銀兒家去。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歇了一夜，早晨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不想天假其便，東影中蹬了一腳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一雙大紅段子鞋，滿帮子都沾污了。登時柳眉直睂，星眼圓睂，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舒大棍，把那狗滾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使遇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才吃了老劉的樂，睡着了。叫五娘只還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說點一面把十馬鞭子使罷，但扭一扭兒，我與打了不算。春梅子是打了他，不是婦人。叫春梅把他手扯住，兩點眼淚，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摃着抹血，忙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叫春梅與我採過來，踏着，取下簪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去。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使罷。才令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復五娘，餓了秋菊罷。只怕說醒了哥哥。那潘金蓮正挺在裡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磕碌子扒起來。在旁邊辭勸。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遇迎春來說：又走向前，拿他兄弟鞭子說道：姐姐少打他兩下。金蓮答應了。潘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遇迎春來說：又走向前，拿他兄弟鞭子說道：只一句話，越發心中癢上。把大一般須臾紫強上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金蓮推了一交。便道：老員外，你與我過一過坐着去。不干你事。你來我甚麼？紫荆樹臘相根，車管外合裡應。潘金蓮說：賤作死的短壽命。想忘的外合裡應。我來你家討冷飯去。叫你恁胡搆。金蓮道：你明日來着那老爹走。怕他家年長，鍋者吃了我。潘金蓮接着見女兒，只等擦他。走到裡邊屋裡，嗚咽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勾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皮開肉綻，才放出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搗，稀爛。李瓶兒在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顫聲說道：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廝叫將貴，來替他乞乞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鋪裡說定。人數算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幾時有才好。你叫薛師父去。他乃獨自一人，怎美的來。玉樓能為月娘道：你也

說的是。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貴四來。向月娘衆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平。一重。四十一兩五錢。月娘交付同薛師父。往經鋪印造。經數去了。潘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這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鞋哩。兩個攜着玉兒。往前邊來。貴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蓮與玉樓走出大廳。東廂房門首。見大姐正在檻下納鞋。金蓮躊躇起來。看却是沙綠路袖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只紅鎖線子。要利害。藍頭綠毫。卻不孝作此。你明日還要大經。提跟子。大姐道。我有個。是大紅提跟子的。只个我心裡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上。基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裡吃了兩鍾酒。在屋裡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道。罰才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舉了大姐。怪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訴去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解腳行貨子。藏在那裡。大家你那裡尋他去。是我說。叫將貴四來。叫他去了。金蓮道。怎。有錢的姐姐。不擇他。此兒是傻子。只怕牛身上拔一根毛。你孩兒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犯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如今只在屋裡。只許人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他會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晨。才蹬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他的。俺每又不管。每常在人前。會那等撇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着孩子。睡着和我睡。誰耐煩。叫我打。搬。往別人家屋裡去了。俺每自住好罷了。背地還囁。說俺們那大姐。偏聽他一面詞兒。不是俺每爭。只個事。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了頭。在角門子首。進屋裡。推看孩子。你便吃了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出一。還顧你那乖覺。叫漢子喜懼。你那大姐。就沒的話說了。昨日晚。有人進屋裡。晒了一脚狗屎。叫了頭。趕狗。也噴起來。使了頭。遇來說。唬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不知道。走來。禦寒麼的。驕。扭。棍。傷了紫荊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叫我蒙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龍。叫我說。他家有你。只樣窮親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玉樓笑道。你只個沒訓教的子孫。你一个親娘母說你。只等說他。金蓮道。不是只等說。惱人的腸子。單管黃猫黑虎。外合裡應。口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干也說好。萬也說好。想只迎頭兒。養了只个孩子。犯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犯人恨不的。蹣到泥裡頭。還躡。今日恁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貴四。往經鋪裡交了銀子。來。月娘說。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台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貴四來了。金蓮道。怪。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才乍見他來。來安兒說了。貴四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四十一兩五錢。四十一兩五錢。還找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抬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裡取出一个銀香球來。叫貴四上天平。兑銀十五兩。李瓶兒道。你秤了去。除找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桓。可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貴四是秤了香球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貴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鋪了。貴四道。與他講

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刮才六。娘又與了口件銀香珠。玉樓金蓮瞧了瞧。說。真。實。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像只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頭也擡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真說捨經這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奶奶。纔不出來。哥一卦。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在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潘金蓮便忙着玉樓手兒。兩人同來到大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咱哩。昨日爹看着。就都上樓底下。還要裝廂房三間。上庫閣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叫漆匠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的秀才。家小搬過來了的。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那一床涼床。折了。與他又換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老婆。他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家。正說着。只見一個遠遠夾頭兒。斯琅琅。搖着驚鴻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就叫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只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只囚根子看着。遇來再不叫俺。每出來站了多大會兒。怎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簷兒。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叫小廝帶出來。一答兒里磨了罷。于是使來安兒。你去找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就犯那大四方穿及鏡。也帶出來。叫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叫蘭香。也犯我的鏡子。鋤出來。一時叮噹了。我只裏鏡子怎了。玉樓說道。我沒見你只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只兩面是誰的。來安道。只兩面。是春梅姐的。稍出來也。叫磨磨。金蓮道。賊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都淨磨的。耀眼爭光。婦人站在室內。對照。容猶如一汪秋水。相似。有詩為証。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收進去。王樓分付平安。問鋪子裡。傅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了錢。只顧立着不去。王樓叫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擰。乾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俺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脚長六十歲。在前丟下個兒子。二十一歲。尚未娶妻。專一浪游。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鴉子要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襪都打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他兩句。便把他打出來。不答爹去。叫老漢日逐找尋他。不着个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老漢愁。大年紀止住他一个兒子。往後無人送老。古人落淚有德。無德不見他不成人。又要想氣。似口等。方老漢的業障。有只等身金蓮。刺金蓮。刺人。

作者固借金蓮以諷天下人見道此金蓮何嘗良心滅絕是知凡天下為人子者皆有此心奈之何獨獨我不能盡孝哉

沒處告訴所以淡出窟窿。王樓叫平安兒。你問他。你只後壁哥兒。今年多大年紀。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歲。男女花燭沒有如今打了寒才好些。只是淡將養時。心中想塊肥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怎問了兩三日。白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嘆的。潘氏娘哭死金蓮亦不可矣

米。兩個醬瓜兒。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兩手按了。安放在檣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个喏。揚長挑着担兒。搖着鑼。去了。平安道。二位不認他。只許多東西。祇只老油嘴。設智謊的去了。他媽兒子是個媒人。昨日打街上走過去。不是常時。莫不得來。金蓮道。賤肉。你早不說。做甚麼。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只些東西。丟了。正是。

我不會盡孝哉

閑來無事依門楣，恰見金闕一老來。
不獨鐵微能濟物，無緣滴水也難消。

詩 枫葉初

樹菴黃
河陽愁鬢恰新霜

鬼頭徒憶空回首

泉路憑誰說斷腸

卷之三

日 路昏雲迷愁溟溟 珠沉玉漏事茫茫 惟有淚珠能結雨 盡傾東海恨無疆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裏去了。勿見後東一人戴着大帽眼紗騎着驃子走來。急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首重刻不曾。韓道國道。首車進城了。要問老爹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在周爺府里吃酒去了。叫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佛龕塵土。把行李捲連。叫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才到。敬濟銅鑰匙。開了門。那邊樓上開就有卸車的小腳子。銷籌報。一箱箱都堆卸在樓上。子大車段貨。直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幫忙。畢查數銷門貼上封皮。打發小腳錢出門。早有玳安。侍候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着家中卸貨。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着。就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爹爹書下了。也見此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不是錢。爹爹只一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卜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牙香。櫃上秤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欄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所以名錢。老爹也一笑。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番賣一分禮謝他。于是吩咐陳敬濟。陪韓夥計。往大哥哥處。後邊辦辦。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才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了頭春香。歸附司役。

下好茶。好飯。等的晚。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又見搭連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已。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外。店裡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來保一邊不
招財一回作影。老婆滿心懽喜道。我聽見王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只個又好了。到出月開鋪了。韓道國道。只裡使着了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丘庄買賣。老爹已定。還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力。難得世間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待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明朝叫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說可又來。你先生逐一路在家。也是閒。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杯。濶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懽娛無度。不必細說。次日。卻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同佳本。甘夥計看看。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心中想起。後來者也要往鄭愛月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三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鴉下。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的。一簇連忙收下禮物。沒口子向玳安道。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裡伺候。老爹請老爹早此見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戴着披巾。身穿青緹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脅房中。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無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班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叫春鴻。甘看直袋。進住院中。鄭愛月迎家。正是。

天仙機上織香羅
入吾先施雪一窝

印光集

却說鄭夢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室內裡首迎接進去到於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廝琴童把轎回了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來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少頃鴉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室內多有打攪老爹來只裡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俗態可掬鴉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住老爹宅裡去了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來說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搬掇姐姐打後門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懼端的是怎麼說可掬鴉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你去了那裡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說的怎樣的他從小是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才起來老身才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口咱晚這是抬高月兒音溫玉乾不是桂姐可比不一時了環鮮茶上來鄭夢月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鴉子道請老爹到後面坐罷鄭夢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夢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身分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二字點明坐了半日拿絕身分忽然簾響櫈處鄭夢月兒出來不戴簪髻頭上挽着一窝絲杭州織流的黑髮髮裏油油的烏雲

雲髻堆鴉猶若輕烟霧。著白鵝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靴。脚下露紅簪鳳嘴鞋。步搖寶玉玲瓏越顧。那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畫

定然延壽美人圖

潘捐半晌方才沒錢。那愛月兒把眉頭綻在一處。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臉腮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寵不謂其如許溫補。而其枝不_{舊又是一番福寫}西門慶聽了。愈覺銷魂。肆行抽送。不勝懽娛。正是得多少。

春點桃花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才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早晚才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裡。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只等誣他。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爹怎好去的。_{然則不來家已直供出矣}月娘道。不是那裡。却是誰家。那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匹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你問只賊囚根子。他怎肯。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蠻小廝來問。就是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莫說便罷。不莫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不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鎖了。門裡坐着个娘。打扮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个院裡半門子也不認的。赶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道。那个娘怎麼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他像娘。每頭上戴着只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个相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浪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猫。渾身純白。只額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炭。又名雪獅子。又喜會口脚汗巾子。拾肩兜。我曉得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呼之即止。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雞蛋。甚是愛情。他終日在房裡。用紅絹裹肉。令貓擋而趨食。_{歷歷敘來令人髮指}只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破了。只聽那官哥兒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腳俱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樓抱在懷。只顧噓噓與他收驚。那猫還來趕着他。要搗。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寔承望孩子。搗過一陣好了。誰想只顧帶連一陣不了。一陣搗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搗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聽。便罷了。正是。驚搗六葉連肝肺。說壞三毛九孔心。連月娘。惊的兩步做一步。逕擇到房中。見孩子搗的兩隻眼直往上吊。通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咷咷猶如小雞叫。手足皆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不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酒盒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正。不覺心搔目蕩。不能禁止。不一時。丁環又捧一道茶來。粉頭朝椅。羅袖微露。春纖取一鍾。雙手送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褪裏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_{寫來豈可錯者乎}。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了環進來。安放桌兒。擺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棟擣肉絲捲。就安放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了。餅收了。家伙了酒。在旁第排雁柱。欵路綿綿。愛香兒撫掌。蒙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兒的上心。恰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製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鋪設益與西門慶搶猜。飲勾爻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紫綺紗汗巾兒。用紙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裡掏。又掏出個紫綺紗汗巾兒。拴着一付棟金桃牙兒。斜在手中觀看。真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繢。吃了。一服。把粉頭摶在懷中。兩個一遙一口。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不是香客。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只裡。用杉板。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趣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他纖手龍捲。粉頭見其粗大。說的吐舌害怕。雙手摶定西門慶腰項。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纔信若都放進去。我就犯了。你敢吃藥養的口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刺刺兒的紅赤。赤紫濶濶。好可憐人了。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吾我四品。俗態可掬。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月鬼便叫了環。把酒桌抬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往後邊。更衣凜北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頭一塊銀子。打發先上床睡。床上兩個枕上。蓋被中。鴻鵠。西門慶見粉頭肌膚纖化淨無毛。猶如白麵蒸餅一般。柔嫩可愛。_{以愛月之物一結}。潘金蓮物後至。又拉了。把腰肢未盈一掬。誠為軟玉溫香。千金難買。于是把他兩只白生生銀條股。娘腿兒。束在兩邊腰眼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頭頂不入調。昂大

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似。連忙擡起來。臉撲着他嘴。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就擋起來。迎春與奶奶。悉把被五娘房裡貓所說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緊不可婆公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只條路兒去了。又與蕙蓮一樣話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貓。說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奶子和迎春說。金蓮道。你看只老婆子。只等張嘴。俺猫在屋裡好好的臥着。不是你每怎的。把孩子說了。沒的賴人。說來。爪兒只揀軟處撆。俺每戶金裡是好繹的。月娘道。他的貓。忘得來。只屋裡迎春道。每常也來。戶邊屋裡走跳。金蓮接着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褪他。可可今日兒就褪起來。你只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就些。罷了。怎的要把弓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恣。沒時還來。于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利口可畏。看官聽說。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說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辱。叫西門慶復親子已。就如昔日屠肆賈春神教害趙首丞相一般。又明補正是。

月娘見人具孩子只顧搗起來。一面使來安快叫劉婆去。不時劉婆子來到。看了脉息只顧跌腳說道：此曹龍說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燈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丸金箔丸來。向鍾兜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拔下金簪兒來。撥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遇得來便罷。如遇不來。告遇王家奶奶。必須要父箋醜才好。月娘道：誰敢耽。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敢哭了。惹他來家囁嚅。李瓶兒把官哥兒眉攢脣根。兩手關尺。并心口。共哭了五顫。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還不醒。那劉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穴道內去了。月娘可殺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搗。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搗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泪。只是不言語。問了頭。奶子都不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哥。手上皮兒去了。笑的滿身大笑。心中焦躁。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猶驚說之事說了。劉婆子別才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遇得來。着等你來。只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王張。叫他爹。孩兒身上五顫。才放下他睡了。只半日還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戶暴跳。五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直到潘金蓮房中。不由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脚走向穿廊。望石碑輪起來。只一杵。只聽响。聲腦漿迸裂。萬葉桃花滿口牙。零落碎玉。正是不在陽間。猶在耗府作狸仙。

孩子來的怎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只老淫婦。送到衙門裡與他兩拶。李瓶兒道：「你看孩兒，豎目不得命。你又是怎樣的孝順是醫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丈人把風氣反于內，變為慢風。月銀可殺理星入室，罪已難辭。劉婆子內裡揷榆的腸胃兒皆動。尿屎皆出。大便廁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睛忽闌。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岐黃為此言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都用接夏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異樣出來。則看陰陽守他罷了。自全者無數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清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凹了。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上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人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百忙中點題愚人傳佛者十四日。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紙馬香燭。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祇把經看者。都敢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奈太戶家一日一過。使孔嫂兒來看。細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說道：「个變氣天吊客忤。治不得了。」選自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支支响。李瓶兒通不解帶。此處看此下孝。日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在那裡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點明八月未也。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牀上。桌上點着銀燈。環養娘都睡熟了。觀着滿窗月色。更漏沉沉。果然愁腸萬結。離思千端。

銀河耿耿玉漏遲。穿窗皓月耿寒光，透石涼風吹夜氣。謙櫻搖擊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子搗將殘，子搗起。畫櫓前叮噹，馬駕碎思婦情懷。銀台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嘆。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睡夢多。

當下李瓶兒臥在牀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似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廢賤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門慶？」如子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中及道：「好哥哥，你饒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半裡，替着却是官哥兒的衣衫袖子。分明說官哥為子虛化身，與後孝哥為西門化身作一對，此二句蓋信予言非謬。連噦了幾口道：「怪哉！怪哉！」聽一聽，更鼓正打三更三點。李瓶兒認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聳。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就把夢中之事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把你心來放。半着休要理他，如今我使小廝，薛鶴力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個伴兒。再把老馮叫來，伏侍兩日。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那官哥兒在奶子懷裡，只搊氣吃了，懶的奶子。叫李瓶兒娘，你來看哥哥。只黑眼睛珠，只往上翻，口裡氣勢只有出來的，沒有進去的。只李瓶兒走來抱到懷中，一面哭起來，叫了頭：「快請你爹來，你說孩子待斷氣也可，可當時節。」

又走來說話。公于私中插一間筆文字直是千伶百俐。告訴房子。到門面兩間，二層大小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西門慶聽了，後邊宣哥兒重了。

就打發常峙節起身。說我不送你罷。我使人送銀子。和你看去。急急走到李瓶兒房中。月娘衆人都在房裡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懷裡。一口口猶氣。西門慶不忍看。他走到明間椅子上坐着。只長吁短嘆。寫得出真是生龍活虎。非不要木偶人者。那消半盞茶時。官哥兒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時八月廿二日申時也。活了一年零兩个月。合家大小放聲大哭。那李瓶兒撓且撓腮。一頭撞在地下。哭的昏過去半日。方才甦醒。擗着他大放聲哭。寫得出叫道我的沒救星兒。心疼殺我了。寧可我同你一答兒裡死了罷。我也不久活在世上了。我的心肝撒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兒和迎春在旁哭的言不得動。不得到。寫得出西門慶即令小廝收拾前廳。西廂房乾淨。放下兩條賓檻。要把孩子連枕席被褥抬出去。那里擋住。那李瓶兒躺在孩兒身上。兩手摶抱著。那里肯放。口口聲聲。直叫沒救星的冤家。嬌嬌的冤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撒的我枉費辛苦。竟受一場辛苦。再不得見你了。我的心肝。月娘衆人在旁。哭了一回。勸他不任。西門慶走來。見他把臉孤破了。滾的青結明烏。云散亂。便道你着鬱的。他既然不是我的兒子。就養活他一場。他短命死了。哭兩聲丟開罷了。如何只顧哭了去。又哭不活。你的身子也要緊。寫得出如才抬出去。好叫小廝請陰陽來看。只是甚麼時候。月娘道。入一也有申時前後。玉樓道。我頭裡怎麼說來。他管情還等着人時候。不正是申時生。還是申時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每伺候兩旁。要給他又哭了。說道慌給他出去。怎樣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身上。還熱哩。寫得出叫了一聲我的兒。樂你叫我怎生割捨的你去。玩得我好苦也。一頭又撞到在地下。哭了一回。眾小廝才把官哥兒抬出。停在西廂房內。月娘向西門慶許願。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他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一面使人請了徐陰陽來。批書。又拿出十兩銀子。貴四。叫他快抬了一付平頭板。令匠人隨即借造了一具小棺材。就要入殮。喬宅那里。一聞來報。喬大戶娘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衆人又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出來。叫與位看看黑書。徐先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說道。哥兒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喪。本家要忌哭聲。親人不忍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生人避之則吉。又黑狗不敬天地。六親橫事。牽連。明說。遺氣寒之疾。臥床席穢污而亡。子虛今生為小兒。亦患風癆之疾。十日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日太歲。先攝去魂魄。托生在鄭州王家。為男子。後作子尸。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閏三日。念經到五日。出去。坟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掘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寫出心慘目長。

命釘金家大小又哭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得知。草辰衙門故時。就來吊問。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恩寺僧。在客誦經。本是報恩寺僧。吳道官廟里。并喬大戶家。俱備折卓三牲。米糲真。二家吳太舅沈復。大舅外韓娘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卓。來燒紙。寫出四家應贍。拜謝希大。溫秀才。常峙節。韓道國。甘出席。育第傳李智萬。都明分資。晚夕與西門慶住宿。又一番寫九家終。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明說。先在哥兒靈前祭畢。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桌廣管待眾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月兒。三家都有人到來上紙。又找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垂懨懨。連茶飯待滿待吃。提起來。只是哭涕。把啜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了扯智。口日裡交付奶奶了。環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佛。嚴經。解咒。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明說。子母。難經上。所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座孩兒。三過俱不遇。兩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沉水。不忍。抱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禱。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若不信。我文你看。將手一指。其必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告汝曾殺我。我特來報。明說。子母。難經上。因汝常持佛頂心陀羅尼。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從今永不與汝為冤道。異處沈水中。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只免子。省是宿世冤家。託來。你陰下化財。要憤害你身。虛轉世為。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尼。一千五百卷。有此行功。他害你不得。故此離身。然則報緣。到明日再生下來。才是你冤女李瓶兒。終是受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死已有。獨火逼了五日。到廿七日早晨。准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金相。與福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高祖家母。大妗子。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二姐。往坟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两个姑子在家。與李瓶兒作伴。寫出四人。李瓶兒。兄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大門首。趁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痛心的哭。啜泣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把粉額碰傷。金釵墜地。寫出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後扶起。勸歸後面去了。到了房中。見炕上空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傳浪鼓頭。還挂在床頭上。想將起來。博浪鼓一結小小物事用向此中。寫出真。拍了桌子。又哭个不休。吳銀兒在旁扶着他手。勸說道。娘少哭。哥哥已是拋開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己身。他將你孩子害了。叫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幾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輩。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面。才到了一遭。你就背地裡。唧噥成一塊。對着他姐姐。每說我長。直到

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只個活潑到明白。還不知怎麼死哩。有心事人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口裡。不知

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勢不得了。

隨他罷。一語直至碧落正說着。只見你子如意兒向後跑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

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沒處在那里投奔。李瓶兒見他只般說。又心

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終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我不叫你出門。在後你大娘生下哥兒

小姐來。交你孫子。那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什麼。那如意兒方才不言語了。如意兒自有心事。又李瓶兒良久又悲。動哭起來。這段

中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去。一面叫秀春後面碎了飯來。擺在卓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

嚥下去。只吃了半個。就丟下不吃了。

西門慶在坡上。叫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坐了。那日喬太戶

并眾親戚都有祭祀在新蓋搭棚。管得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太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太戶娘子說道。親家

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東靠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竟而無功。親家休要奚落。喬太戶娘子說道。親家

辭回家去了。親家休矣。西門慶在前廳。叫徐先生酒席各門上都貼壁。非黃符死者。照高三丈向東北方而去。遇日逐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不忍。西門慶鋤出一尺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

戲耍物什都還在跟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令迎春到後邊去了。

隨手收拾博浪鼓。正是。

思想橋琴書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縗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右調臨江仙

詞 倦睡懶懶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掩簾櫳眼穿苔草綠。淚灑落花紅。追憶當年魂夢斷。為雲為雨為風。淒淒樓上

曰 數歸鴻悲鴻三兩陣。良緒萬千重。辭亦悽切動人情

水澆石一敲。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頹減。肌膚消瘦。而精彩半慘無復昔時之態矣。寢肌骨大都無一把。如何禁受許
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淅淅。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銀床枕冷。紗窗月淺。淒涼之態不覺寒顫。孩兒歎息長嘆。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回憶。李瓶兒呼喚了環。都睡熟了。不答。只得下床來。到靴弓鞋。翻被燒襪。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處。抱着官哥兒。叫他折身。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哥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個十三歲的丫頭。五兩銀子。喜與孫雪娥房中使喚。改名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有了重氣。把舊病又發起來。痕瘡之下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詩將藥來吃下去。如

鐵纖新月照銀屏

人在幽閨破斷魂

益海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船又到了。使了後生王顯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只用寫書。差榮海。一百兩銀子。又貞羊酒。金段禮物。謝主事。
固應冠就說此貨過稅。還請書目。二家中收拾鋪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送來盒
中燒紙。各親友送來盒。把盒畢。後邊廳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桌五席。三湯五割。從新添酒。工人鼓樂喧天。在坐者有喬太戶。吳大舅。
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只道高。沈秀才。溫琴軒。應伯爵。謝希大。常侍郎。還有李銘。黃四。傅自新等。衆夥計。掌管。弄街坊。牌舍。都
坐滿了席面。三小優。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襯。混元初生太極。為錢字。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鼓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就蓋文錯。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鐘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打眾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口。放下。吳大舅。沈姨夫。韓
慶。應伯爵。你又恭喜。又給了小舅舅。信然信然。西門慶道。那個札包。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原來不知道。因說道。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麼說。只裏罰的我沒名。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一個出位妄言。伯爵低頭想了想。呵呵笑道。不打緊處。等我
吃。我吃不下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噬酒。你叫鄭春來。唱個兜。我聽。我才罷了。秋空不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两个。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第二。唱个小曲儿。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爹。唱个罷。西門慶。和父子講過。有一个曲兒。吃一鍾酒。我安取了兩個大銀錠。放在應二面刑。那鄭春取了銀錠。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羞粉鬢香。留珠瀉梅香。趕他去別處飛。幼婦鄭春唱了。請酒。伯爵才飲乾。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

轉過雕欄。正見他斜倚在茶几旁。穿着整齊。不說昨宵話。吟吟揚得花片兒。打千拜。

伯爵吃過。連忙推謝。希大道。龍我是成的。成的。只兩大鐘。把我就打發了。謝希大道。俊兒子。你吃了。我做了。龍武。把臺上讓與你。就是西門慶。玳安。薛蟠。下來。打只賊花。謝希大悄悄向他頭上打了一個响爪。說道。你只說。溫老先生在口里。你口裡只恁胡說。伯爵道。溫老先生。他斯文人。不管只閒事。溫老才道。二公與我只東君。老先生。原來只等厚酒席中。問誠然不如此。也不審。說在心裏。爭散在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妙。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只等。請大舅上席。還行个人令。或。禮服。或。精祿。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麻。急。今說不遇來。吃酒。只个麼。幾均。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吳大舅。鋤起飯盤。來。說道。列。我行一令。順着數去。遇點要个花名。花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來。罰一大杯。我就是一起。

一擲一點紅。紅梅。對白梅花。春梅。直舊年。一得雙之春梅。

吳大舅。擲了个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擲。沈姨夫說道。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鶯。金蓮。直舊至不憤吹。痛之金蓮。益得意殺也。

沈姨夫也。擲了个三。飲過兩杯。就遇盜。與沈姨夫。行令。沈姨夫道。

三擲二春李。李子本整冠。沉玉。醉知。

韓姨夫。擲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榮服。王樓。玉兒。沉玉。醉知。

溫秀才。只選了一杯酒。吃過。應該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个字。也不識。不會讀。更不說。急。急。急。

一个急急腳腳的老小。左手拿着一个黃豆巴斗。右手拿着一条棉花。又。望前只管跑。一个黃白花狗。咬着那棉花。口。那急急腳腳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接着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花狗。不知。聞過那狗。狗。闖過那。你。你。你。

西門慶。罵道。你只賊。說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个手。去。關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伯爵道。誰叫他。不。你。你。我如今。私化子。不見了。拐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管家倒了。禁。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請。他一錢。不成个。金。謝子。綻。你行。

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个。比他更妙。

牆上一片破瓦。牆下一匹驃馬。落。下。破。斤。打着驃馬。不知是那驃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只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劉大姐。就是个驃馬。我。就是个破瓦。俺。兩個破磨對。驃。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娶老婆。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狗。也不要他。又一笑。两个人。鬪了。四嘴。每人。對了一鍾。該韓縣計。韓道國。渠。爹。在。小人。怎。敢。占。老。西門慶。道。順着來。不要違了。于是韓道國。道。說。

五擲階梅。梅花裡。遵神仙。操。俱。見。

櫛畢。該西門慶。櫛。西門慶。道。我要櫛。人。六。

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月娘。直舊月雲。裡手。

果然。櫛出。人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下。冬。管。情。加官。進祿。看。慶事。亦真。平。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李銘。等。三。上來。彈唱。須要。至。重。關。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第。出。門。看。收。了。家。伏。必定。韓道國。古夥計。准。保。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結轉。生。涯。就。遇。那。邊。去。了。一宿。晚。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一。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闋。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只。柳。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闕。出來。再。找。完。不。敢。違。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委。言。西。門。慶。叫。陳。敬。濟。和。銀。子。兑。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杜。三。哥。說。他。房。子。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心。裡。亂。就。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他。乃。即。不好。他。自。亂。亂。的。有。什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玉。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擎。封。五十。兩。銀。子。去。今日。是个。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卦。了。只。銀。子。去。替。他。幹。幹。只。勾。當。去。罷。伯爵。道。你。只。里。還。叫。个。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杜。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以上。西。門。一。段。雖。結。得。鈔。一。回。之。素。却。亦。作。者。有。意。言。如。西。門。者。予。真。是。調。侃。世。人。不。少。伯。爵。道。不。是。只。等。說。今。日。我。還。有。些。小。事。寔。和。哥。説。家。表。第。杜。三。哥。生。日。早。辰。我。迷。了些。禮。範。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面。作。話。叫。个。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叫。他。來。面。你。話。的。西。門。慶。道。若是。怎。說。叫。王。經。跟。你。去。到。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開。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舉。你。的事。我。才。得。去。常。時。節。連。忙。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感情。誰。肯。一面。吃。茶。事。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市。街。免。與。青。三。銀。寫。文。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剩。的。銀。子。叫。典。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在。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

收了。不在話下。正是。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

誰知恩德是良圖。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詞曰

孤聲泣淚驚秋枕。淚濕鶯錦。獨助玉肌涼。殘更與恨長。

陰風翻翠槐。雨濕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右調音應蠻

忽然一日。韓道國鋪中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你商議道。你我被他照顧。挣了些錢。也該擺酒席。請他來坐坐。況他又丢了孩兒。只當與他解悶。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到明日。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直照揚州胡秀酒後一關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只等說明日初五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東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爺散閑坐坐。我晚夕便在鋪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日又叫什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只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喜瞽目。請將他來。唱唱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生聾口。一宿晚景題。遇到次日。韓道國走到鋪子裡。央及溫秀才。寫了人請柬。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明日小人家裡。治了一盃水酒。牙事。請老爹肯步下臨。散閑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到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舒銀子叫後生胡秀。買嘗飯菜蔬。一面叫廚子整理。又舒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了環。伺候下好茶。好水。水果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來。先送了一碟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緹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酒。正面獨獨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坐下。不時王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磕了四个頭。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舒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蓋的高高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旁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照顧。明說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內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裏。媳婦兒因感此風寒。不曾往宅裡吊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如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牙事。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什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內邊請兩位姐姐來。伏侍老爹。我恐怕不方便。有何故不去。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常也會唱。前日在宅裡。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只申二姐唱的好。叫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聽。西門慶道。既是有冤。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買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舒果菜茶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溫熱了。在旁執壺。國把盞。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才叫出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萬全玉體。披着几枝稀稀花草。決

淡釵梳綠。秋紅裙顯。一對金蓮。嬌趨桃腮。粉臉。抽西道。細細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个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父親。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拿韓道國茶盞。要坐下。一个坐死。與他半申二姐。向前行禮畢。方才坐下。先舒第來。唱了一套秋香。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賦。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爭詩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展他能彈能唱。子是轉撥羅袖。歌跨鮫絰。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彈了个四不應。山坡羊。唱完了。韓道國叫渾家。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奸鎖南枝。唱兩個。與老爹聽。那申二姐。就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髮裏。兩朵烏雲。紅額馥。一點朱唇。嬌賽天桃。如嫩菊。若生在蘭閣蘭堂。端的也有个夫人。

分。可惜在章台。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似棄舊迎新。

相偎抱。一覲一个真。一看一个飽。雖然是半雲懽慢。權且將閑解愁消。

西門慶聽了。只兩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明說出又是一法。王六兒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翁。你慢慢兒的飲。申二姐。只个才是零頭兒。他還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明了。舒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官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不時收盒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唱了幾套。悄悄的向韓道國說。叫小廝玳安兒。送過樂三嫂家。歌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賞他。賈絅。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初八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只里叫小廝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去一個韓道國。與老婆說知。也就往鋪子裡睡去了。又一只落下老婆在席上。此句有陪西門慶。柳毅飲酒。吃了。兩個看看吃的。並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頂門頭要。王經便把燈燭移出來。在前半間。又去和玳安琴童兒。做一處飲酒。又安請下兩個。那後生胡秀。在厨下偷吃了。幾碗酒。才出胡秀打發厨子去了。走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中。糊的紙。在那邊房中。曉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並幹得好伶俐。看見把老婆两只腿。卻用腳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著一件綾秋兒。下身赤露。眼中胡秀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搊打的連聲响。老婆口里百般言語。都叫名出來。良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溫婦。隨你心裡。棟着那塊。只曉得。溫婦。不敢觸你左右。溫婦的身子。屬了你的。怕那些死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里的。噴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个。

頭八個胆他敢嗔他。靠着那裏過日子哩。一路寫來確是五六西門慶道：「你既一心在我身上，等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過賣手。置貲罷，必講生意是大章法。老婆道：『等走過南邊兒，却叫他去省的閒着。』做甚麼？他說到在外邊走慣，乃一心只要外邊去。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他房裡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僕在你身上隨你把裁安插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見你快休賭誓。」兩個一動一靜，都被胡秀聽了，一个不亦樂乎。自只聽至此是一氣文字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鋪里，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裡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席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先在家中佛堂地睡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鼻口一齊打鼾，如畫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往鋪子里睡去。你原來在只里推得好覺。夠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睜睜睜，跟道國往鋪子裡去了。西門慶毒老婆直丟勾有一个时辰，方才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被蓋子上尾亭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叫了頭打發香，水淨了手，重篩暖酒，再上佳餚，情話舉盤。又吃了幾鐘，方才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个跟着到家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中，見他吃的酣酣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道：「韓道國請我。」見我丢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个女先生，申二姐，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廝銜轎子接他來家唱。而且你每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裏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服，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了頭替我煎約哩。你往別人屋裡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在只里又來縕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裏捨不得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喫了一眼，笑了笑道：「誰信你那虛口括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不捨的我罷。」說死者自分未必死，說死者自分未必死，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等的，你大哩大發，你不去，却捱惱我來。我只哩哩。深深刻畫，你送我，我不去。」李瓶兒說着，我安爾里。你去罷。于是丁憂而

每哩偏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婦他沒在只要你怕他。把李瓶兒壽字碑子出文字直千里荆門神龜出沒之致。黃龍里去。賊淫虧恥的貨。一个大棒不長淫婦。眉眉喬樣。權的那水髮長長的。捲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那血被甚麼好老婆。一个大紫腔色裏淫婦。我不知你喜懼他那些更噴道。他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與西門慶壁就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官只胡說。那里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又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教美。又拾柴。一徑把老婆妻與你圖。你家貴賈做要賺你的錢。使你只俊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鈸响罷了。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是睡下情景一條不亂。把鈸子扯開。摸見那話軟的叮噹。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在鍋里。身子兜爛了。嘴頭兜還強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只里。強盜和那淫婦。怎麼美盤盤。到咱晚才來家。甚不消他甚不消他。美的恁個樣兒。恁樣兒。甚不足他嘴頭兜還強哩。你賭个誓。我叫春梅拿一甌子涼水。你只吃了。我就真你胆子。論起來。藍也是只般鹹。是醋也是只般酸。是是妙妙秀子包綢巾饒只一根子兒也罷。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寵。賊淫羞的貨。一个大眼黑天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着是个老婆。就養漏化時。蓋知王六兒先造化遇了侍雨六重陰雙伐一硬不復軟之時兩六兒。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干净兒。你在那淫婦窟窿內藥拈了一粒。放在口里嚥下去。仰臥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品。起來臭造化。王六兒未敢又要潘六兒未硬王六兒。街頭一過。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睛的只是笑。一路開口一串鈸是金蓮的話作瓶兒上的床來。叫春梅篩熟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又各自尋造化正見西門可以造化人而目元造化以活干世可夢可畏。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干净兒。你在那淫婦窟窿子裡鎖了來。叫我替你砸。可不贖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婆。單管胡說白道的。那里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浸嗚咽。半晌呸丟的。又與尋常那話會殺跳腳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慶柄。自後插入瓶中。兩手兜其股頭。而擺之。肆行搊打。連聲嚷。燈光之下。窺玩其出入之勢。那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雙猶不愜。以上將婦人仰臥朝上。以下那話上度注脚也。你只遭見。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喝道。你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无禮不敢。句蓋金蓮一面叫西門一面提防。斷。達達慢慢摸看。摸散了我的頭髮。慢慢處可想可。兩人情濃意合。談了半夜。方才體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節令。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个唱的申二姐。生的人才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廝接他來。留他兩日。叫他唱與你母聽。又分付厨下。收拾餚饌。果酒。在花園大株棚裏。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與管家坐。春慶賞重陽。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童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並

問他套數也會不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好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叫他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裁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斟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才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寫病只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代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娘。你把心放開。叫申二姐彈唱曲兒。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捲小棚內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斟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面。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什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只里分付着菜兒。西門慶曉得來。又叫申二姐。你唱个好曲兒。與你大娘聽。寫出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甚。只李瓶兒隨你心裡說个什麼曲兒。叫申二姐唱就是了。專負他的爹心厚。為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才說出來。你喝个紫陌紅塵罷。那申二姐道。只個不打緊。我有。于是取過箏來。頓開喉音。細細唱了一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兒又不敢違阻。斟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寫病只如此寫。坐不多少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裡去了。不題。寫病只如此寫。且說西門慶到了小捲棚。翡翠軒。見應伯爵。與常峙節。在松牆下。正看菊花。原來松牆兩邊擺放二十盆。都是丈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極狀元紅紫袍金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鵝毛菊。鶯鶯花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峙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搬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什麼。伯爵道。常二哥蒙哥厚情。成的房子。无可耐答。叫他娘子。製造了只盒。并兩只爐燒鴨兒。數我米和哥。坐在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只個心。做甚麼。你令正病才好。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个大旁蟹。都是剔剝淨了的。里釀着內外用椒料。姜蒜。米兜圓粉裹。就香油。煤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两大只碗中爐燒熟鴨兒。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接進去。分付每五十文錢。賞盒人。因向常峙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軒。坐。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慶道。吳管磚廠。劉太監送的。只二十盒。就連盆就送與我了。板重在盆是伯爵通花市人愛花。花。請入翡翠軒。坐。到不打緊。只盆。正是官窯雙龍郭漿盆。都是用絹羅的。用腳趾過泥。才燒造只個物兒。與蘇州郭漿磚一个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只誇盆。是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有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見好日子。買了些雜貨。兜門首。把鋪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鋪里看銀子。西門慶道。俺每幾時買些禮兒。休要人多。再謝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里正理菜兒。抬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娘者。咱每替他燒燙房。要一日。常峙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等。真許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只怕惹價了哥。西門慶道。涼的批決。那里又費你的事起來。如今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今琴童。

分明要寫
下文說也
死後九篇
大文
又恐注且
出落着那
故虛寫一
事以預為
親登健齋
者擬以下
即常二還
房不知一
遇瓶兒石
也

快請你謝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叫李桂姐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連色綠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安插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著他。代你走走。你月娘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點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只重狗事。不要認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只服新有了華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只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夠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里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只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敘禮坐下。小廝捧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面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後邊月娘房里。月娘還在擡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見說大舅來了。含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里才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只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面同坐罷。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是西門慶。因問倉廩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終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道軍政在通。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還_為此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我說。畢話。月娘連忙叫厨下打發菜席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端正。西門慶被叫開庫房。舖出一鑪。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米打開。前碧瓶清噴鼻香。末薑飾先擺一瓶涼水。以去其辛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瓶內。節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酒。_蓮_{將謝矣。只覺日生子。加官一回。直寫至清明節。俱是冷氣。撲人。我最不耐讀。西門未死以前。}呼王經用小金鍾斟一盃。先與吳大舅嘗。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說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擺將上來。眾人吃了一頓。然後才舒上醇芳蟹。并兩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甚麼滋味的。只般有味。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大舅道。我玉知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旁蟹。只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過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為我。只常嫂子。真好手段。常時節笑。賤裏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笑話。吃畢穿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拿春鳴。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个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擡棚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只里。不然如何。只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口瞎說。倒是个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只个是申二姐。_{申者。伸也。郁者。鬱也。嘗。抗。得志白虹空吐所謂齋也。}

見水山形消白日前此間年小哩。好个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不只等。好哥怎的不叫出来。俺每瞧瞧就喝個卯。俺每聽西門慶道。今日你娘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玩耍。偏你只狗才。且是少聽的鬼。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客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只花子。兩耳朵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起。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夕叫他出來。俺每見見。俺每不打緊。叫他只當唱个與老舅聽也罷了。你要就古氣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交椅坐。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第一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師琵琶唱小詞兒罷。看得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夫一夢一空已全空矣。况一夢兩空。天下安往非空。然而不可不知。金瓶點題。每在曲名小令。是又一大章法。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畫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歛跨絞綃微門檻口。慢慢唱着。衆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屎的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裏。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疼痛。向前一頭撞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攬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攏到坑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忙使秀春快對大娘說去。秀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眾姊妹慌忙來看。見迎春奶子兩個攬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重。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攏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他劉本只怕吃了多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只些玉樓金蓮。都說他何曾大吃酒來。一面前燈心姜湯灌下。半晌甦醒過來。才說出話兒來。月姐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妙過。真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圈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腳步不能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身。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任醫官來。看你。是李瓶兒又嗔叫。請去。休要太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亦是不知皆是瓶兒病甚。時諸人月娘分付迎春打鋪。叫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着。吳太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暗黃。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江寫得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里坐。禡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屎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了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么的。跌傷了面。李瓶兒還虧太了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攬扶着。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病重第次日早晨。往衙門裡去。旋使琴童請任醫官去了。直到下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里收拾干净。薰平香。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脈。然後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大大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嚴遵藥。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為矣。作商量近來常服也。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益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

你我厚恩。又是明用情。方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送出門。隨即具一足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託將約來。名曰歸脾湯。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醫生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冲血竅。熱入血室。亦取將來吃下去。如石投大海一般。又一個月。娘見前邊亂着。請醫生。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他五錢銀。一件雪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个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子去。之甚。因是一個醫生。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娘婦月經不通。莫是。他看來。下月經絕。直到向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里收拾干净。薰平香。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脈。然後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大大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嚴遵藥。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為矣。作商量近來常服也。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益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

韓夥計說東門外。一个趙太醫。名喚趙龍齒。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請去了。把我焦愁的了不的。生生為只孩子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只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个回轉。勸着。他又不依。叫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親家爹來了。寫得六親倉皇之甚。西門慶。又帶出一個冠帶醫生。冠帶醫生。是。親家爹來。看過。再請他來看看。喬太戶道親家。依我有些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爹來。喬太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常吃。後漢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趙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今日又請東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齒去。喬太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又是一個醫生。醫一掛。今日老人先到。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趨前。登梯踏高。喬太戶。又問今郎先生肄業感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反錯落甚。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拜帖兒。和紹通去請。那消半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太戶等作了揖。讓上上面坐下。是不得閒。倒是老爹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不曾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知長八十一歲。何短是名何老人也。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脉息。旋攬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弱。十分狼狽。但見他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着減褪半標。漸漸消磨。精彩隱隱。耳虛聞磬响。昏眼暗覺翳。飛人脉細沈。一靈縹渺。喪門吊客。已臨鴟

何老人看了脉息出到廳上。向西門慶賜太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神冲了血管，起然後看了氣慄，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病原不知當初起病之繇。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便是，卻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縣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一脉息。你老人家和他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醫從外而入。西門慶道：「他敘禮畢，然後與眾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左。伯爵在右。西門慶王位相陪。吃了茶。趙太醫便開列位尊長貴姓。喬太戶道：「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姓何。」伯爵想就是趙龍風先生。趙太醫答道：「龍風是賤號，在下以醫為業，家祖是太醫。」西門慶道：「父見為汝府良醫，祖傳三代，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真要，丹溪心法，梁武帝脈訣，加減十二方。于今未可効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立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理定關格之沈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迄洪九石之脈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腮，不能細陳。何老人聽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為先？」趙太醫道：「古人云望、聞、問、切。」趙太醫道：「學生先問病後看病，還要看看其氣色。」就如子牙看天星一般，才看准庶乎不差。」若止講病人，便是令軍署者，認得卿乃忠得鬼如何不借？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大門，到房中。那李瓶兒方才睡下，安逸一回，又搊扶起來，即靠枕椅坐着。只趙太醫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夫人抬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真不把頭兒抬起來。趙醫生叫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當答之，是搊鬼也。」西門慶即叫李瓶兒，你看只管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會，即開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好事，還認得人哩。」秋缺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清楚。」趙先生又沈想了半晌，道：「如何面色只等黃，多管是嘔吐泄瀉。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是說這先生前日口舌一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務費光生細看，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調？先生道：「不好。有藥。」秋缺西門慶一面陪他來到外邊，書房中請問先生。他其廢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寔是感情而起。」西門慶道：「要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只幾味藥材，吃下，去膏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礦砂，藜蘆巴豆與芫花。姜汁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只幾味弟齊，芬鑿和丸，只一樞清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只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因是韓縣計舉馬來，不好罵他，稱一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太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才不敢說。」此人在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麼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

水少，減胸口稍顯，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正，就難為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二兩，使玳安辭盒，託將藥來。晚，到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第二日，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與他藥吧。」他飲食先阻住了一半。腹中有甚廢氣，只是薛藥淘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算他三十六九，上有血光之灾。今年卻不正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只吳神仙去。神仙來，卻又尋去，叫替他打算算那祿馬數上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聽了，旋奉人辭帖，到周守備府里，問去，那裏面說吳神仙雲游之人，求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上地廟下。今歲從四月里，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算命。直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有黃先生妙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西門慶立即使陳敬濟舒三錢銀子，送到北首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算，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算。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只黃先生把算了一打，就說只個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十四歲巳未。一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是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炒夫計，都者陰晦之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緒，莫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病疼。至正二三七九月，病尖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算，口舌是非，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為不利。抄畢數，敬濟舒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抄了數來，詳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眉角搭上三黃鎖，腹內包藏一肚愁。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詩 玉鉉重合兩無緣

魚在深潭鶴在天

得意繁驚休舞鏡

傳言青鳥罷啞陵

曰

金盆已覆難收水

玉軒長籠不續絃

若向荼蘼山下過

還將紅淚洒窮泉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約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坐起，梳頭洗臉，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那消幾時，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稜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叫了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他脫膊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哭倒了我的姐姐。我見你好，心中捨不得你。」李瓶兒道：「好俊子，只不冗死將來。你擋的住那些？」僂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里，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跟前一般。夜里，要便夢見他，訴刀、美杖和我廝攏。孩子也在他懷里，我赤身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趕了我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只幾年，知道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里有什麼邪魔？兩家親外，我如今往吳道官廟里，討兩道符來，貼在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唬了

一跳跳來。西門慶道口兩日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下下不下，卻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里做甚麼。邪祟。伯爵道哥，着道頭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出門，因吳道士引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道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裏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叫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等討了吳道宣，用其奉承者。伯爵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了。天可憐。月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吉凶事無所不當。月娘與桂姐不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還害怕。足一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才和兩個人來辭我哩。你進來躲門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叫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爹往門外五岳觀。有个潘道士符水治病。又遣的好。我明日早去請潘道士。俱不在話下。又第二日次日，只見王姑子跨着一盒，潘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香，十番瓜茄，清經帳者，插入王姑子一段，時情景如火。西門慶一面便來安。在那邊房子里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借王姑子瓶兒財。瓶兒與銀屬時便知李瓶兒見他來，連忙叫迎春。揭扶起來坐的。怕驚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見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便了大官兒到庵裡。我才曉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網兒，背地裡和印經的打了五百兩銀子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老溫婦到明日墮阿彌陀獄。為他氣的我不好了。利在則然，把大娘的壽日都悞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因印經受生却悞了受生經一笑。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故悞了他的經。在家正誦了一個月。昨日圓滿了。妙絕今日才來，先到後邊見了。把他我只此屈柔。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什麼，只盒粳米和些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大娘才叫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只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看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望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剖才後面大娘屋裏吃了茶，前些粥來。我看。你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呼上李瓶兒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雞乳餅。兩盞稀米粥。一雙小牙快。迎春舒着。奶子如意兒在旁，舒着厥兒。喂了半日口，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去了。

吃了叫餌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飲食為命。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是迎春便把吃茶的桌兒搬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來說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知心者方能接續香火。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駭。不好。娘晝夜憂戚。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寢倚着哥哥好。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看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裏。就是鐵石人。也不禁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家有些氣惱也。對人前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言語。看際頭還不說哩。借如意兒說出。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奶道：王姑你知道。因使秀眷外邊瞧瞧着。關着門。不曾為娘只屋裏。分明聽見。有人木燭的。左右背地裏。只是出眼泪。因此只樣暗氣暗惱。才致了只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只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恨在此。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嬤嬤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只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人情可憐。王姑子道：我剖才後面大娘屋裏吃了茶，前些粥來。補得陽心亦是自尋苦吃。不等的別人都有了。他還不穿出來。若仍做花二娘誰人管。伊不說。落後大娘說了。才把那猫來宰殺了。他還不承認。并我再教氣。八月里，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出俺娘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只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厚。金蓮不在此。娘只屋裏。分明聽見。有人木燭的。左右背地裏。只是出眼泪。因此只樣暗氣暗惱。才致了只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只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嬤嬤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只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娘在心裏。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懺我。只罪業。王姑子道：我菩薩你老人家多虧了。你老人家好心人。龍天自然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進來。對迎春說：爹方才抬房里收拾收拾。花大舅往事不堪回首深悲孽也。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去。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蹊道：我不知。昨日聽見戶邊大官兒去說才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竟是李子蹊。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上面朝里去了。花子蹊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遇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丈約曾吃了。不曾不拘婦女。凡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兜。吃下去即止。大大姐他手裏曾收下此約。何不服之。西門慶說道：俺遇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丈約曾吃了。不曾不拘婦女。凡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兜。吃了一回。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蹊道：今就難為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

他寵明日叫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奶奶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執草紙在身底下。見馮媽媽來到。插入老馮消涼扇色字觀之。意同悲也。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冤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來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冤。叫你到後院去。後院老馮莫不是只話可。子道。說不得我只苦成日往廟里修法。早辰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王和尚。如意冤道。你老人家怎的有口此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只里。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冤。說道。只馮媽媽子。單管只撒風。真撒矣。如意冤道。馮媽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的退火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里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冤也罷了。又閒坐椅子上。還下里遇着人家領來的羞憊。好與他些。不然我那討閒錢。買來與他吃。有閒事。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庄子上起菜。搬兩三畦。與他也匀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董蠻至。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里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辰吃些粥冤。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冤。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應二哥。劉才和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叫來保。再請李瓶兒道。你上處。看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只個拙病。那里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李瓶兒奴又沒造化。只般不得命。拋開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泪。哽咽。再哭不出聲來。所為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願說。兩個正在房裏哭。忽見琴童見進來說答應的。裏令明日十五衛門里拜牌盡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割肝膽。劍剗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裏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一番西門慶死別。正說着。見月娘親自捧着一小盒兒鮮魚。姑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妗子。那裏送來。你吃。因令迎春洗淨了。并大妗子亦不可漏其筆力。為何如。不一時迎春那裏送來。你吃。因令迎春洗淨了。李瓶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妗子挂心。只是怕冤。又喫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

裁去皮兒。切下用鐵剪。盛貯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此沉重。你獨早。與他看一付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搘。老衆又亂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只般說。道才。我略與他題了題。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拾付。好板兒罷。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遇日。予倒把我傷心了。只一會。我說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形也。脫了闌口。都鎖住。水也不進。還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折。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什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就出到廳上。叫將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秤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敬濟。你後邊去了。板是光好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只幾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王張。克三百二十兩。拾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里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幾個閒漢用大紅玷條裹着抬板進門。放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回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付桃花洞。他使了一付。只剩下這一付。墻磕底蓋。堵頭俱全。其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遇去了。板是光好的。好板。李瓶兒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只幾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知道作辭。出門去了。一路寫伯爵死在中間倉皇忙亂。逼真。幫閑骨相俱出。卻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夜備造。伯爵喝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冤來。不可違。說畢。西門慶在前廳看着。做到一更時分。才家去。西門慶道。明日早。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此句直照深涼。恨此日才吐一字。益前此寄放之物。月娘有矣。今後瓶兒之物。瓶兒豈不自知。亦必為月娘有。既必為月娘有。則此日之物。惟暫為瓶兒。一日之有。即無非月娘之物。異日皮秋尚能動王姐之嚴。況瓶兒自己之柔腸乎。故知與王姑子。五兩。即真取月娘五兩。與之不令其知。只說我與了你。只足袖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子是犯銀子和袖子收了。先是隔王姑子。又喫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

也每遇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袄黃綾裙。一根銀振兒。這與他說道。老馮。你是个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屏淺風冷矣。我如今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守。他莫不就嫌你不成。不知五六兒一處接手也。又瓶兒以色事西門者也。一旦身死諸色皆空。故自亦不敢信。西門之情。不棄其囑。老馮一語。真九迴腸。一聲河滿子也。馮媽媽。一段。李瓶兒又叫過奶奶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袖子秋兒藍袖裙。一件舊綾被襯兒。兩根金頭簪子。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奶兒二段。哥兒死了。我原說的。叫你休攏上奶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古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就叫接你的奶奶罷。只些衣服。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傷心那奶奶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是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吵。他。一襲紫袖子秋兒藍袖裙。一件舊綾被襯兒。兩根金頭簪子。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奶兒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手里。答應了。出去投奔那里。直士深心說裏。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旁邊。只顧揩眼淚。一段。如李瓶兒一面叫遇迎春。秀春來。跪下。嗚付道。你兩個。也是從小兒。在我手里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只兩對金裏頭。兩枝金花簪。做一念兒。大了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叫與你大娘房里狗管。只小了頭秀春。我叫你大娘尋家覓人家。你出身去能。省得觀眉說眼。在只屋裏伏侍誰。秀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俱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如此李瓶兒道。你看傻了頭。我死了。你在只屋裏伏侍誰。秀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俱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生李秀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只个也罷了。口秀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磕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一段迎正是。春秀春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來。李瓶兒問。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抬了板來。在前邊做

哩。且冲冲你。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是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西門慶道。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

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西門慶說。回出來。前邊看看做材去了。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

心裏却怎樣的。李瓶兒搭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什麼話吧。二娘也在只田。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

說道。奴有甚話吧。奴與娘做姊妹。只幾年。又沒曾虧了我。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俱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得了个扯病。死了。我死之後。房里只兩個了。頭死人收拘。那大了頭。已是爹收用過的。叫他往娘房里伏侍娘。小了頭。娘養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去罷。省得叫人罵。及王二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一段。李瓶兒道。只个也罷了。口秀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磕了首。

惟有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次日。月娘到明日。好生看着他。與爹做个狠帶。

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守者。就是想著李瓶兒。臨終只句話。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生塵。

頭戴金霞。五岳冠身。穿兒布短褐。腰繫雜色彩絲絛。背插橫紋古銅劍。兩只脚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眼兩個。杏子

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鬍。威儀凜凜。相貌堂堂。若非霞外云游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到轉過影壁。將轉到李瓶兒房。穿廊台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誦語數四。影方才左右揭簾進

入房中。向病榻面坐。揮雙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描指步。念念有詞。早知其意。知有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

焚了香。只潘道士。舉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嘆了一口法水。去。傍下卷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于面前。一般。寫得人心

是牛鬼。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安。報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

遲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定神。端坐于位上。據案舞足。恰似問事之狀。良久方止。公案在此一問。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十七歲。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雖陰官。亦不能強。當是後天。西門慶問幾時。答曰。明晚。西門慶道。公案在此一問。西門慶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畫建

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坛。看他命燈。若何。成何益哉。西門慶問。答曰。明晚。西門慶道。公案在此一問。西門慶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畫建

立燈坛。坛以黃絹圍之。解鎖以生辰坛斗。斗祭以五谷秉湯。擦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燈上浮華蓋之儀。蓋食。无他物。官

人可齋戒。青衣坛内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雞犬皆關去。不可入來打擗。西門慶聽了。忙分付。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去。只在書房中。

沐浴齋戒。換了淨衣。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細陪潘道士吃齋飯。到二更天氣。建立燈壇。備潘道士高坐在下面。就是燈坛。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建三台華蓋。周列十二宮辰。圓下首才是本命燭。共合二十六盞。宣念了殺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盡屏去。不許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座法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盟。取真憑布步。砌踏瑤坛。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燭。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狂風。正是。

非干虎嘯。真基龍吟。彷彿入尸穿廣定是催花落葉。推出岫。送雨歸川。雁迷失伴。作哀鳴。鷗聲驚群。尋樹移枝。娘急把蟾宮開列子牢中叫救火。

大風所遇三次。忽一陣冷氣來。是獅子街房子內病中結成。把李瓶兒二十多盞本命燭。盡皆刮滅。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个白衣人。來無恙。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裏持着一紙文書。是往生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个印信。謹的慌忙告辭。西門慶再三致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棲廟上。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取出布一匹。白金三兩。作經襪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玉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足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吳神仙收布。梵僧收布。道士今亦不收乎。一笑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得渡言畢。走出大街門。拂袖而去。
筆墨千淨。發脫道士底。所云市走即无不收乎。一笑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得渡言畢。走出大街門。拂袖而去。

西門慶歸到後棚內。看看收拾燈坛。見沒替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泪出。向伯爵落淚。奇絕。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不得。哥也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四更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叫小廝。鍊燈籠送你去。即令宋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蜡燭。心中哀慟。口里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呀。我休在房里去。我怎生忍得。豈可惹死了也罷。又渡須廝守着。和他說句話。于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里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身來。伸道我的哥哥。一個我。你忘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得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

里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身來。伸道我的哥哥。一個我。你忘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得燈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挂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上絕緣閨情。得斟酌。今世裡。與你做夫妻。不到頭。沒殺我。天殺我。一審李瓶兒。又分付迎春之事。叔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早。我死。把你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了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光人。便叫伏侍。二娘龍。西門慶道。我的姐姐。兩個我。你忘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了。頭奶奶也不打發他出来。那叫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什麼靈。回个神主子。遇五七。燒了罷。西門慶道。我的哥哥。三個我。你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吧。又咱晚了。不然幾乎忘却。是四更說話。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后屋裏。守你。到。享瓶兒道。我死還算哩。只屋裏藏污。薰的你瓶兒。他每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往。就分付了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上房里。對月娘。悉把命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才找到他房中。我看他說話。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續上三臺。月娘道。跟睡。如燈取影。月娘道。跟睡。免也獨了嘴。見也乾了。耳黔光也焦了。還好什麼。也只存早晚了。他只個病。是怯冷。臨斷氣還說話。如燈取影。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只幾年。大太太。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又不出語。你叫捱的他那些惡頭。起來。又哭了。如燈取影。如燈取影。西門慶道。他不。住落泪。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萬至月娘與西門慶同哭。豈不又奇。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里。略倒倒。因問道。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難還未叫。有四更多了。仍是叫。迎春替他鋪墊。身底下草紙。搗他朝里蓋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熟了一夜。沒曾睡。老嫗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秀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倒睡了。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恩客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來。迎春一推。囁付你每看家。我。去也。如燈取影。忽然驚醒。見桌上燈尚未滅。燃向床上。視之。還面朝里。摸了摸。口內已无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你家事大。孤身失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冲动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死。麻不散。

他沒遇好日子。誰遇好日子來。門時故一觸即動也。各人壽數到了。誰留的住他。那不打只條路死來。因李嬌與李翠樓作兩個師鑰匙。那邊屋裏尋他幾件衣服出來。咱每眼看着。與他穿上。又叫六娘咱兩個。把只頭來替他正理。正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分付。李嬌。王櫻。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錦秋兒。柳黃遍地錦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云袖。桂花衫。翠藍寶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襪。黃紉子裙。紫金龍當面。迎春。穿着燈。玉堂樓。走到了箱。子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纏身紫綾小袄兒。此處心愛二字。冷盡人心。只穿了一件。沒多遭兒。倒尋出來。與他。李嬌兒抱過。只邊屋裏。趙月娘。賤月娘。正與金道燈下替他正理頭髮。用四根金簪。綰一方大鴉青手帕。徒勒。傳當。李嬌兒。因問。是雙什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愛。那穿雙大紅遍地金。高底鞋。此處心愛二字。冷盡人心。只穿了一件。沒多遭兒。倒尋出來。與他。李嬌兒聽了。忙叫迎春。尋出來。眾人七手八腳都裝柳傳當。西門慶。至鋪席上。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挪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大書特書月娘可畏。可恨。令人不憲。見其面便有百二十分險。百二十分狠。自鑰頭尋物後。不謂又有此一場心之。只留燒屋裏。交付與了頭。養媳。馮媽。只沒了玉兒。哭的三个鼻頭。兩行眼泪。玉姑子。且口裡事于一鑰門也。然為後要鑰匙伏線。此處心愛二字。冷盡人心。只穿了一件。沒多遭兒。倒尋出來。與他。喃喃。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王經。解冤經。擗嚴經。并大悲中道袖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此處心愛二字。冷盡人心。只穿了一件。沒多遭兒。倒尋出來。與他。西門慶。在前廳。平拍胸膛。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至此是。丈心何暇。點燈直寫至。四更直寫至四更將終。至此一筆寫難。就叫了四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干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今在右堂起燈來。揭開紙被。觀看。至福五更說道。止當五更。三點鐘。此處補出五更二點鐘。還屬五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向燈下。問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將下來。一封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成。成。犯天地。往。死。高一丈。本家忌哭聲。成服後。先斂入殯之時。只龍虎雞。四生人。親人不避。才子无所不通。醫。吳月娘。使出玳安。米。叫徐先生。看看墨書上。往那方去了。妙絕俗規。何處得此書來。愚矣。徐先生。一面打開陰松書。觀看。說道。今乃丙子日。己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濟州。玉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為女人。屬羊。可笑之極。然則十世生中。皆必前世打死一个也。寓盡愚人。雖招貴夫人。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玉生裹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沂州開封府袁家為女。艱難不能度日。感衰之報。想當然耳。後耽擱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終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報亦復識。與子看畢墨書。翠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就叫徐先生。

宋才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舍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兜那遭少了他兩人。金三錢他也是三錢金三星他也是三星。金簡問怎的着了
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已渡伯爵二人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布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
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上樓罵道賊油嘴的凶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可見既忘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面禮
也處一夢為一夢見哥使大
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问我我說看燈篤嫂子只病已在八了不想劉睡下就做了一夢。部莫字題頭如晝折點睛大妙
哥兒來請我說家裏吃慶官酒叫急急來到見官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是知後黃真人明言黃土
傷心說一根折了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只折了是玉的空余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送者自然我醒了就知道此夢
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噓噓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明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太官兒到了部莫字題頭如晝折點睛大妙
腳白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昨夜也做了根夢夢一和你只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韞家那裏寄送了六根簪伯爵兩根單
六根却單為瓶鬼一人內有一枝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並告房下不前邊斷了氣好不睁眼的天搬的我真好苦再可叫我西門慶
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叫我怎不心痛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非此數語亦不知報應之當
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考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此是通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只話就不是了我只
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竟空空死了怎的不心疼爭奈你偌大家事轉又居着前程轉只一家大小大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
麼了得就是口此嫂子轉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二在一在三在哥你聰明伶俐何消兄弟再說轉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瘦不過難
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幾聲經大發送葬埋在坟里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
蘿舌是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澈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捧上茶來吃了便喫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
二爺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吃什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只个
就糊突了常言道算計本休要飢渴死的自己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主張正是數語撩開君子路片言顛醒夢中人

